

剜春菜

□山东潍坊 钟读花

每到春天，便想起儿时剜野菜。

左手提一只条筐，右手持一把铁铲。条筐，是紫穗槐条编成的，经年下来，原本的灰褐色，沧桑成了暗淡的灰黑色。春光下，暗淡的灰黑色，幽光浅溢，光里融进了曾经的一个个日子。铁铲尖尖，小巧极了，更像小孩子手中的一件玩具，孩子们就用它剜挖野菜。荠菜、刺儿菜、苦苦菜、灰灰菜、野蒜、茵陈……

躬身，寻觅，发现一棵野菜，铁铲一挖，顺手捡起，轻轻一抖，抖掉根部的泥土，随即抛进条筐之中。动作娴熟，且颇有几分潇洒。野菜，青而嫩，水灵灵，青碧碧，透着一份清秀之气，散着一份野蕻清芬。肥而大的野菜，特别诱人，那个时候，每当剜到一棵肥大的野菜，我总喜欢将其拿到鼻端，使劲嗅一阵，嗅一阵。去感受那份清冽的滋味，去嗅闻那份碧润润的野菜香。

野菜香，是一种什么样的香？用四字勉强概括：野、鲜、嫩、醇。野菜青青，条筐中累积得多了，宛

若积翠。情不自禁，探身，喜滋滋用手扒拉一下，浅浅的凉，顺着手臂滑出，仿佛是一次温软的唇吻、春吻。条筐快满了，人也累了，于是休息。几个人，在一起做一些简单的游戏，或者，干脆一个人躺在沙坡上，春阳熠熠，和暖的阳光照在身上，照在脸上，春天就应该这番样子，才好——暖洋洋，懒洋洋。

躺够了，便坐起，坐在沙地上，也觉得美。

实在无聊，就在野地上奔跑一阵，或者站立高处，向着远方大声呼喊，“啊啊啊……”的声音，在田野上弥散，弥漫，顿然就生发出一份心旷神怡的快感。同时，一定还要张开双臂，面对着浩渺的春空，做一次多情的春的拥抱。

走进春天，该当如此。河岸边有柳，柳是垂柳，婆娑、披散，在远望的视野中，弥望的是纷纷扬扬的绿，是袅袅娜娜的柔。田头桃花正开，站立远处，一树桃花，就是一团火焰，在春光里霍霍燃烧着；人走近，折一枝桃花，拿在手中，摇摇曳曳的。

有鸟儿从河边飞起，成群地飞起。一些飞向远处，一些就停留了下来——停留在山头、野坡上，停留在田头的那株桃树上，甚至于，乍然停留在一只贮满野菜的条筐上，然后，又蓦然飞走……

鸣声四起，鸟儿在柳树上叫，在田头的桃花上叫，在煦暖的春空中叫……

多年之后，我读《诗经·七月》，读到“春日载阳，有鸣仓庚”“春日迟迟，采繁祁祁”这样的句子，就禁不住悠然神往，陷入对儿时剜野菜的回忆之中，同时，也引发一份思古之幽情。觉得古人也真是风情、风雅，那么淳朴的古旧时代，人们就懂得戏春、赏春了。

一个个春天过去了，草在萌芽，花在开放，野菜在田野上随风摇曳……照旧，每年的春天里，总会有孩童在田野上剜野菜。时间一寸寸切割，割去的，只是一个生命个体的光阴——春天，是永恒的。

剜野菜的孩童，其实，已不是从前的那些个孩童。许多孩童，正在，或者已经，走向远方……

弄花一岁，看花十日

□湖北黄冈 赵自力

母亲喜欢侍弄花，在村里是出了名的。

很小的时候，我们住在小巷里。几户人家挤在一个不大的胡同，加上各家养的鸡鸭，小巷不具备养花的条件。母亲却有办法，从窑厂拉来半成品的盆盆罐罐，摆在高高的窗台上，种些比较容易活的花。那些花普通得像田里的野草，但被母亲养在小巷里后，感觉就不一样。灰色的小巷，因为有了花儿的点缀，变得生动起来。有段时间，为了种花，母亲在屋顶上种了一长排，隔几天就爬上木梯浇水，有时还得把花盆弄下来换土。看着母亲上下楼梯颤颤巍巍的样子，我们都劝母亲别种了，母亲总是笑着说：“不碍事，喜欢呗。”

把花盆里的土倒出来，换上新的蓬松的土，母亲经常这样鼓捣着，乐此不疲。父亲如我们一样，

并不是很理解。但母亲喜欢的，他总是坚定的支持者，只要有空，他就帮母亲搭把手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家屋顶上总有各种花儿开放，自成风景。外村人打听我家时，大家往往说“屋顶有花的那家就是”。

后来，我们搬到了新农村，两层洋楼盖着琉璃瓦，最重要的是有个农家小院。母亲可高兴了，她养花的嗜好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。小院的每个角落，母亲都舍不得浪费，那些花高矮相间，颜色各异，次第开放，小小的院子就是一个百花园。母亲更加勤劳了，手里刚放下锅铲，就拿起小铁铲，给花儿松土、施肥，还管捉虫。那些花儿在母亲的精耕细作下，你方开罢我登场，把农家小院开得热闹无比。鲜花盛开时，母亲常常喊姐妹们来赏花。一堆人坐在花树下，把茶话桑麻，其乐融融。

我们再次搬进城里的新家，母亲最为不舍。但为了帮我们带孩子，母亲坚持跟我们住在一起。偌大的阳台，很快被母亲打造成了花园。母亲有空就去侍弄那些花，惬意自在得很。在城里把花养好不容易，但母亲的花总是种得特别好，她的秘诀就是用老家的土。“花不仅要松土，也要换土，最好一年换一次”，母亲常常告诉取经的朋友。光是换土，每年母亲都要来回几趟，每次大汗淋漓，还要给花整枝移栽等。大多数花花期都不长，开了不久就谢了，然后等来年再开，一等就是一大年，有时感觉划不来。

“哪怕花开只有十天，这一年你都觉得没有白过。”母亲说的这句话，我开始不以为然。后来在书上读到“弄花一岁，看花十日”时，逐渐懂得了母亲。

何以解乡愁

□上海 梅莉

过年和先生一起回他的家乡安徽池州。有同学请客，先生邀我一起，我起初没兴趣。他又说有好吃的徽菜，我俩都是安徽人，听得我眼睛一亮，立即起身，有家乡美食我当然不拒绝。

同学很大方地让我们每人点两道自己喜欢吃的菜。我毫不犹豫地点了皖南辣椒耙和徽州臭鳃鱼。对，就是它俩了。

辣椒耙是我小时候比较喜欢的一道菜，也是妈妈的家常菜。做法超级简单，就是用腌渍过的红辣椒片和米粉加适量水、盐、香油，摊成薄薄的饼，在油（用菜籽油比较香）在锅里煎至两面金黄，这就是正宗的皖南辣椒耙了。自离开故乡来沪，基本上哪家饭店也没遇见过它，也许是乡土气息太浓，就像顶着两朵高原红的妆容，终究没能落入大众的审美。今日偶遇，我差不多把那盘辣椒耙干掉一半，还真吃出了妈妈的味道。

徽州臭鳃鱼则是我离开故乡后

才爱上的，伯乐还是一个上海同事。他以前做销售，天南地北的美食统统吃遍，堪称美食家。他几乎有点痛心疾首地说，你一个安徽人，竟然不知徽州臭鳃鱼的滋味，简直不像话。然后告诉我沪上徽菜馆的臭鳃鱼哪家最正宗。自从那天夹起一瓣腌制过的细嫩的蒜瓣肉后，我后悔错过了它这么多年，这哪里臭，分明是香嫩可口的人间至味啊。后来每次去吃徽菜馆，必点臭鳃鱼。

我先则对他们那里的知名小吃——“贵池小粍”情有独钟，每次回来都要捎上几十只，夏天放置冰块也要打包扛回来。早餐以粥小菜佐之，见他吃得有滋有味，无限满足。

游子常说乡愁，其实最思故乡的是胃。美食作家梁实秋人在台湾，想念儿时北平的味道。他在文章里写道：“久离北平的人，不免犯馋，想北平的吃食，酪是其中之一。”朋友当然也知道，有一次就请他去家里吃自家做的酪。品尝

后，他给出的评价是，卖相好，味道也不错，就是少了那么一点点北平酪近似酒香的香味。可见家乡食物的细枝末节滋味是深入骨髓的。记得我在上海的徽菜馆点了一道鱼香锅巴，就能吃出来这锅巴不是大锅饭锅底烤出来的锅巴，味道自然失之千里。

张爱玲身居海外的时候，想念家乡上海的吃食香肠卷。她在文章里写，有次在多伦多街头看到橱窗里有香肠卷，一下子买了四只带回去，油渍浸透了纸袋。吃了很失策，“油大又辛辣”，根本比不上记忆里的味道。香肠卷是张爱玲父亲的最爱，小时候的张爱玲和父亲一起去静安寺路（现南京西路）的飞达咖啡馆，父亲叫她随便挑，而她却总是买香肠卷。虽然父女一场，最后又绝恩断，即便薄凉如伊，也被胃提醒，香肠卷里有父亲，有故乡，她亦有来处。

乡愁起时，何以解忧，唯有家乡菜。

旅途小暖

□盐城 陈卫中

出差，坐城际列车。从盐城去南京，自南京回盐城。一去一回，此间两件事，让旅途甚感温暖。

骑哈啰自行车到盐城站西广场，正锁车停放时，一位年近七十的老者走近我：“兄弟，请问盐城火车站在哪？”我说：“这里就是火车站。”老者又说：“我想进站送我妹妹，怎么走啊？我没来过，找不着道。”刚想给老人指点迷津，忽想到自己也是进站的，就对老人说：“跟我走吧，我也进站。”

陪着老人穿过长途车站、上两次电梯、七拐八弯地来到西入口。让老人打电话问他妹妹在东入口还是西入口，他妹妹说已经进候车大厅。带老人过安检，上候车大厅二楼，老者终于见到了他的妹妹。老者对我说：“兄弟，我岁数大了，不中用了。不是你带着我一路，我肯定进不来，见不着妹妹了。”老兄妹俩一再感谢，我说：“不用谢，顺便的。”

在回程的列车上，同排座位的A、B位，是一位奶奶和2岁左右的小孙子。从南京出发后，小孙子在玩手机，不吵不闹。我埋头在手机上写一些文字，相安无事。过镇江站，同排的D、F座位坐上一对小情侣。喝奶茶、吃小食、低声悄悄说话，小情侣很快进入了他们自己的世界。

突然，奶奶旁的小孙子丢下手机，哭了起来。哭声很大，而且不像会停下来的样子，奶奶一个劲地哄，也不起作用。奶奶从包里取出了娃哈哈酸奶、饼干，小孙子理也不理，自个儿使劲地哭。小孩的哭声，引起车厢旅客的不满，隔两排的那位，大声地责怪起奶奶。经历过育儿大风浪的奶奶，一时竟也没

大雾

□河南商水 赵青青

“糟糕，明天早上又是大雾天气，你上班骑车注意安全。”听完天气预报，母亲对我嘱咐道。

果然，一早起来，家里的小院就被氤氲的雾气萦绕，似落了一层灰白色的纱，院里的梨树和月季上结着一层薄薄的水汽，晶莹地附在叶片上。我走到院中，晨雾很快浮至腰间，将身子遮住了大半，仿若置身云端。想到上班途中那段必经的田间小路，每逢雾天便白茫茫一片，能见度较低，骑车要格外慢些，为了避免迟到，我比平时提前十分钟出了门。

冬日的田间清晨十分静谧，微风裹挟着动荡的雾霭，在绿色的麦田里飘来飘去，在麦苗上方形成了一层白色屏障，如融雪的春潮，又似弥散的棉絮，悄无声息地笼罩住了万物。我擦拭了下了雾气的眼镜，眯着眼小心翼翼地骑着车，融在了这片白色雾海，回头看去，偌大的村庄在浓雾中已看不真切，缥缈朦胧，仿若悬浮在空中。

许是碍于大雾，路上行驶的车辆纷纷打起双闪，在路上慢悠悠地

有了主张，一脸通红。

我抬起头，望了小孙子一眼，猜他一定是想要什么东西。我小声问：“小朋友，你是不是想要什么啊？”小孩停顿了两秒，又哭起来。奶奶追问道：“小祖宗，你到底要什么？”小男孩边哭边用手指了指小情侣的小吃食。奶奶给小孙子擦了擦眼泪鼻涕，对男孩说：“别人的东西我们不能要。”没有得到满足的小男孩，更是提高了哭声的分贝。

知道了小男孩哭的原因，望望一脸无奈的奶奶，我想看来只有我出面协调解决了。我碰了碰那个男生，低声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小宝宝看中了你们的小食，能少匀点给他吗？”男生立即点了点头，把半袋子小食全递了过来。

问题解决。小男孩吃上了小食，停止了哭泣，车厢又恢复了平静。奶奶看了看我，一脸歉意。我转头向小情侣点头感谢，他们笑了笑。

给老者带路，于我只是举手之劳，但对老者却是求之若渴的帮助。帮奶奶向小情侣协调了半袋小食，让小孙子停止了哭闹，恢复了车厢的安静。说起来都是小事，实在不值一提，但确实是给他人以帮助，解人以困难。

赠人玫瑰，手留余香。受玫瑰者，得到了花之美、人之意。赠玫瑰者，也享受着花之余香、心之快乐。送出了一枝玫瑰，得到的是两枝、三枝或者一束。烟火人间，谁都会遇到个难处，谁都会需要个帮助，有时我们并不需要更多的体力和物质，只是一个抬手、一个眼神、一句温暖，就能产生完全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因两件事，南京来回的旅程，心里一直是暖暖的。

驶着，变得温柔了许多。车速缓了下来，心情仿佛也跟着放了慢速，少了份急躁，多了些悠然。

再往前走，路宽阔了些，雾也淡了一点，几只灰喜鹊在空中盘旋，似乎迷失了方向，扑打着翅膀低鸣。依稀可见田间有人正向耨着身子打理庄稼，雾气潮湿，很快便化成水汽打湿了衣物，他们却似并未察觉，继续忙着手里的农活。一群背着书包的学生今天不再打闹，小声哼着童谣，排成竖列有序地走在路上，队尾的两个女孩正你一句我一句地背着古诗，“天接云涛连晓雾”“星河欲转千帆舞”，“这诗倒很是应景。”我在心里赞叹道。

快到单位时，雾气已经消了大半。途经集市，许多沿街商铺早早地开了门，伴着薄雾开始了一天的忙碌，街上行人越来越多，吆喝声此起彼伏，一派热闹景象。这时，一道道金色光芒“割裂”天际，划破了阴霾，千万缕阳光倾泻而出，在地上打下橘黄色的光晕，大雾散尽。眼前豁然开朗起来，太阳出来了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66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